

茗柯文補編外編

茗柯文補
編外編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用道光
十四年刊本影印原
書板匡高營造尺五
寸九分寬四寸二分

茗柯文補編

卷上

愛石圖賦

并說

擬庾子山七夕賦

文質論

吏難一

吏難二

吏難三

答尸問

附與孫鼎如書

客招

鄭濮州遺像贊

書劉海峯文集後

跋鄧石如八分書後

書山東河工事

與金先生論保甲事例書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答吳仲倫論文質書

與錢魯斯書

與陳扶雅書

茗柯文補編 卷上

武進張惠言

菱石圖賦

并說

性者五行之精也故常寓於物物苟寓性則情應之菱者情之動而近性者也故菱之於物也喜新之怒申之欲始之哀樂終之得之終身不得終身杳默不卽而與之兩行菱之之於物也飾之不以為采質之不以為樸瑰之不以為異菱之於物也纖之豪不見其少合之宙不見其大濇乎天不見其廓紛乎百育不見其侈翳礪而獨行也與身為儀羿之見無非矢也扁之見無非輪

也伯倫之見無非酒也性也王君某愛石余嘗過其居
無石也獨一圖畫其貌偶石而居王君之於石也殆見
以性乎性者德也王君其德於石乎夫山之爲物也雲
而上澤而下宣湮鬱發滋澍施天下而不德焉山石之
積也玉之爲物也六氣遂九德備特達以爲寶玉發於
石者也王君將種其積華其發而山乎而玉乎抑磐如
介如而將礪礪而將確確乎王君其可以勉矣乃爲之
說以遺之又從而賦之賦曰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遍於大宇莫知其成莫測其度圓
不中規方不中矩纘密以理鯁乎其君子也寧謐而

不徙莊莊乎何其士也洸洸乎不屈以確何其志也徧
用於諸生而無爲焉優優乎何其道也峩峩以上人而
卑之何其德也崇嶽得之是謂氣均列宿得之是謂耀
辰赤松得之是葆列僊宏成得之是長儒宗王子再拜
服爾不渝請誦德音載之畫圖曰此夫士之格而氣之
核者與一輝一光而不以文章者與致堅而貞而形不
一成者與致靜而一而居不爲跡者與磨之不加瑩而
雕之不加飾者與人皆瓊瓊我獨落落人皆堯堯我獨
磬磬人取其華我取其樸發之以爲珍予因以爲佩也
捐之以爲芳予因以爲塊也夫是之謂石之介

卷之六

卷之六

10

10

1998

卷之四

卷一百一十五

士子請臨

不可忽也

三米

2000-01-01

高宗王子傳

卷之六

[illegible]

五、

15

2000

1

[illegible]

1

卷之四

擬庾子山七夕賦

昭陽殿裏不知秋祇言涼入卷衣樓舊拭蛾眉嫌月闌
新添綺縠學雲浮定是天河西北注不隔雙星來去游
於是窗開直漢簾挂通霄九龍遲下三鳥先要出蘭宮
而名燕入金屋而稱嬌香雖薰而不坐妝到晚而新掠
一笑初來雙攜共迴月窺影過風凝衣回凝裾齊拜移
袂初開鍼是同心之金縷綫乃雙蘇之玉蕤刺鴛鴦而
纔罷繡夫容而未裁就暗雙拈臨風微背鼻細難眞絲
長易帶因忍笑而釵搖乍低頭而鬟凝夜久添衣明鏡
前還將巧笑得人憐直道年年待烏鵲懸勝夜夜倚瓊

筵明河月落夜闌干長門長夜秋草寒獨倚銀屏曲脈
脈鎮相看

詞賦大夫容雨木蘇憐別夢小窗風竹月
月時清夢夢同小之金釵不更梳之玉簪
一更時交雙眉共愁月露涼風迴本回
何人金屋而無香綈舞而不坐
出窗開直對銀柱散香火
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
即詞賦大夫容雨木蘇憐別夢小窗風竹月
月時清夢夢同小之金釵不更梳之玉簪

文質論

質之不得不變而文也勢也文之不得不變而質也亦勢也勢之所成因而通之天下於是不勸勢之所極矯而張之天下於是不窮傳曰帝王一質一文法天地之道也文質再而易正朔三而改又曰先王立三教忠敬文是也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由是言之虞質而夏文殷質而周文夏周之文同而所以教異周繼亂而夏繼治也夫民情者不能常平聖王之制必自其所不平而入一代之興必更制度作禮樂移風易俗非有所明著其教則上下不可以相喻而化不興俗不成故主文主

質者非道之中也所由適於禮樂之路也天下之勢盛則流流則窮窮則思反當其盛也天下知其適不知其敝也聖人從而通其變潛移默率而使之不流故可以長久夏之繼虞是也五帝之治皆此道也及其旣窮也天下卒卒焉苦之而不知所歸聖人挈其勢而振之故一旦盡反而從我殷周是也後有作者百世可知也故聖人近生則文質百年而一易遠則數百年千年必得聖人而後能易然其相代之勢則未嘗改也衣之於裘葛食之於和味舟車宮室器械之用世更世變要於其便而止此所以生人者非所以爲文質也文質者又非

奢儉之謂也文質者其要在父子君臣之序六親上下之施其事正於坐立拜跪裼襲差殺升降之際而出入於性情之間質之敝也民之喜怒好惡肆然而自遂雖置之琴瑟羽籥之側習之俛仰揖讓其自遂者自若也文之敝也天下務飾其具機巧詐僞相冒散然而無以相屬雖去其所以自飾者而猶不得所屬也故文者作其不容已之情而已質者反其不容僞之誠而已情不容已故手足耳目皆有所曲而致誠不容僞故周旋進反皆有所麗而存是故文質之爲禮猶麴蘖之爲酒也聖人合文質於禮而輕重之以爲教猶酒人之輕重其

麴蘖以爲齊也五帝三代以來聖人之所以爲文爲質者後世不察也學者徒見周之後無聖人以反之質因以爲質之趨文如江河之下而不可挽嗚呼惑矣夫自周以來天下之勢未嘗一日不欲反於質特無聖人爲之道爾今夫蔬菜之味常不足以勝梁肉也然至飫珍腴之饌飽羶香之膳未嘗不思蔬菜也周之衰天下相瀆以文而先王所以治天下者皆足以亂天下故其强者不勝其憤而決然破壞之齊之以一切之術申商是也其禍起於民之敝於文也當此之時聖人不作憂世之士目見其敝之至此而無以善之故莊周列禦寇之

徒造爲虛無清靜之道盡去其委曲繁重之法而歸於自然至於佛氏之教出遂并其父子君臣而皆去之而天下翕然樂其說夫老佛之說其荒遠詭怪豈遂足以愚天下而天下樂之者足以見民之病於文而思反也蓋逃空虛者見其似人者而喜矣民思反質而不得其道則見其矯於文者而樂之其勢然也歷觀漢唐以後得天下者莫不崇簡易尚惇樸而無以成其教則民俗不變治亦不長蓋民之欲反質之勢千有餘歲而未嘗改而迄不得聖人爲之遂壞亂而不救使異端得以乘其隙可慨也後世之民日益苟簡起立拜跪周旋襁褓

之數僅有存者質既盡喪而復相與自去其文治天下者得不早爲之所哉